

68397

903.391

7.30

南斯拉夫的解放战争
南斯拉夫和人民的革命战争
和人民革命

馬梁諾維奇著

李玉臣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年•北京

И. Марьянович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АЯ ВОЙНА И НАРОД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ЮГОСЛАВИИ

Сокращ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с сербско-хорватског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1956

根據南斯拉夫聯邦出版局1956年俄文書譯本轉譯。原書由南
斯拉夫——克羅地亞出版。原作者是 Joso Marjanović 原書名
為 OSLOBODILAČKI RAT I NARODNA REVOLUCIJA U JUGOSLAVIJI (1941—1945)。

俄譯本附有照片14幅，因印刷得不清晰，故本書未採用。

南斯拉夫的解放战争

和人民革命

〔南〕馬梁諾維奇著

李玉田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北京郵政信箱2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1號

農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 $\frac{7}{8}$ · 插頁 1 · 字數 61,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 定價 70.30 元

統一書號 3003·315

封面設計：馬文庚 校對者：余時光等



約瑟夫·布羅茲·鐵托

关于南斯拉夫游击队及其英雄的领袖铁托的新闻，很快地传遍了全世界。起初，传播得还不太广，好像是从“永不太平的巴尔干”来的一个普通情报。后来，世界各大电台的广播和报纸版面上日益充满了关于南斯拉夫游击队及其神话般的总司令的报道。

战争终于结束了。新南斯拉夫的军队，铁托的军队把占领者赶出了自己的国土，人民对在战时组织他们、领导他们的共产党人表示了信任。有些人喜欢这点，有些人则不是这样。但是，这并没有迷惑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他们努力恢复被战争劫掠一空的國家，从各方面提高它，使它摆脱旧时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列身于先进的，发达的国家之列。

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僅在十五年内（1941—1956）就从一个弱小的、落后的二等國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农业國，已成为争取和平和大國間平等关系的坚定的战士。它已成为具有头等政治和思想意义的因素——一个吸引着全世界，从远东到南美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们的视线的國家。

过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和统治者从来也没有使人民有可能像这十五年來这样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量。

1941—1945年的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今天所走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 * *

如果对南斯拉夫如何应付第二次世界大战連貫略的認識

也沒有，就無法理解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生活中的这个根本轉變。

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后才十年，國際局势又迅速地尖銳起來了。

不久，战争的火焰籠罩了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德國和意大利准备着進行战争，奴役鄰國。希特勒的魔手伸向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墨索里尼的魔手則伸向了阿尔巴尼亞、希腊和达尔馬提亞。在这些國家里，成千成万的人被投入集中营。在法國，人民陣綫領導着千百万的人民群众行動了起來。新的世界經濟危机迫近了。

南斯拉夫的王國政权在其存在的二十年內，並沒有使南斯拉夫有多大進步。在經濟方面，南斯拉夫是歐洲最落后的國家之一。塞爾維亞大資本家二十年來的統治，加深了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和馬其頓人、塞爾維亞人和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的伊斯蘭教徒之間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在社會关系上，人民中被剝削的最貧困的階層的狀況并未得到改善；相反地，社會矛盾更加尖銳起來。國王亞歷山大為了保持政权，在1929年決定建立君主法西斯專政。他的繼承者，攝政王們，實質上並沒有改變这种為人民所深惡痛絕的統治制度。當時，塞爾維亞最大的銀行家、交易所投机商米蘭·斯托亞吉諾維奇政府曾企圖仿照德國和意大利，實行一些使國家法西斯化的措施，并且还企圖強迫人民接受与梵蒂岡簽訂的條約。工人和農民曾起來激烈反对，他們在政治集會上向首相和他的同僚投擲爛西紅柿和臭雞蛋。这种憤怒情緒也表現在全國各地舉行的一系列的罢工和流血的示威游行中。在城市和鄉村游行時，警察曾开枪射击群眾。

約莫就在这个时候，莫斯科正在進行着著名的“肅反”，

共產國際正解決一個問題：如何對待南斯拉夫共產黨及其領導人？

這個問題之所以被提出，是因為“肅反”也“揭發”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人。那時，前南斯拉夫共產黨書記米蘭·高爾基奇（他的真實姓名是約瑟夫·契仁斯基）被控告為“外國諜報機關的代理人”。此後，他個人的命運已經決定了。當時，波蘭共產黨書記瓦列茨基、匈牙利1919年革命的領袖貝拉·庫恩等人也遭受到同樣的命運。但是，除了一些人的個人命運外，還存在着一個問題：是不是也應該像對待波蘭共產黨那樣地來解救南斯拉夫共產黨呢？

有一些論証是對解散有利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地下的中央委員會在國外已經十年多了，它與國內地下組織的聯繫是很薄弱的。在共產國際中，都知道南斯拉夫共產黨是一個在十五年內（1921—1936）還沒有使組織健全的黨。“激烈的南斯拉夫人”總是有些“內憤”的。小派別鬥爭經常分裂着黨的領導，這是南斯拉夫共產黨在數量上、行動上和政治上軟弱的原因之一。

在共產國際里，有一些人認為南斯拉夫共產黨也應該遭受到波蘭共產黨那樣的命運。

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瓦里捷爾認為這樣做就是葬送南斯拉夫的革命運動，他堅持了這一觀點。他証明說，在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和工人中有着一個經過考驗的、准备好戰鬥的革命者的核心。南斯拉夫工人階級和農民對共產黨人深表同情，并把他們看作是爭取自己的權利的戰士。過去失敗的原因不應在這裡尋找。團結的、有毅力的、由最有才干的革命者組成的黨的領導，一旦在國內行動起來（不是從國外），就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聯合起地下黨機構，

巩固并擴大它，找到和成千成百万不滿的劳动者的共同語言。这样的領導應該站在人民的最前列，引導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經濟要求而斗争。这样做对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只有好处。而解散南斯拉夫共產党將會給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帶來損失，这样做，南斯拉夫劳动者將會失敗，因为他們將处在沒有自己的政党的情況下，这样做，共產黨員本身也將會失敗，因为他們十八年來的艱巨的努力，和所受的苦役、刑罰都將变成徒勞無益了。

大約在1937年10月末，瓦里捷尔的这个观点被接受了。

瓦里捷尔就是約瑟夫·布罗茲·鐵托。

他來到了南斯拉夫，領導着南斯拉夫共產党。在革命工人的支持下，他不但找到了躲避警察的处所，而且还創造了最廣泛地开展地下活动，召开集会、巡遊全國、抄寫和印刷秘密材料的条件。鐵托組成了党的新的領導。党和最接近自己的一切力量有了明确的对内、对外的方針政策，鐵托幫助清除了党內的不坚定分子。他曾起來反对有些知識分子团体的修正馬克思主义的各种潮流。鐵托教導共產黨員应当怎样工作才能使得每一个工人、每一个農民、每一个公民都能理解自己。从此，人民开始把共產党人看作是自己的代表和保护人。在鐵托的直接領導下，共產黨員在工会、妇女組織展开了工作，并通过南斯拉夫共產主义青年联盟在青年中展开了工作。南斯拉夫的学生运动在中欧是最强大的。

这样一來，人民的政治不滿就以有組織的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了。米蘭·斯托亞吉諾維奇的各个政府开始失去了政治基礎，而各資產階級政党由于本身的階級局限性和机会主义，并不热衷于了解人民群眾的政治趨勢，对滿足群眾的政治、經濟要求就更談不到了。因此，它們逐漸失去了自己的

拥护者。“看不见”的，但却到处都存在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所领导的全面的反政府运动的加强，引起了统治集团的恼怒，茨维特科·维奇-马奇克政府不久就采用了公开的政治镇压办法。这个政府愈来愈经常地命令警察向参加游行示威的工人和青年开枪。除了现有的集中营外，政府又在比列契建立了一个集中营，许多闻名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被关在这里。1941年1月，政府下令禁止工会联合会（OPHC）所属各工会（当时它们共拥有15万会员）的活动。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民主团体也被禁止活动了。

在短短的三年內（1938—1940），在铁托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全南斯拉夫性的革命运动，在产生和加深矛盾的不稳定的政治基础上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铁托的领导。工会已成长并巩固起来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在1940年末，在自己的队伍中已团结了三万名青年，比三年前多了好几倍。在这一时期中，党员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倍。因此，在战争的前夜（1941年3月）已经有12,000名党员。这个人数较少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可以用下面一个事实来证明：参加反政府集会的劳动者达20万人。出席全国各地举行的第五次全南斯拉夫代表会议筹备会议的代表有1,500名。尽管出席第五次全南斯拉夫代表会议（1940年10月19—23日在萨格勒布举行）的代表有104名之多，而警察甚至没能发现一个代表的踪迹。

统治者对反政府运动的迅速加强及其愈来愈有组织所惊动，为反政府运动的统一及其日益遍及全国各省所惊动。他们企图用外交勾当来寻求出路。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袖马奇克仗着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势力，几乎公开地发表瓦解南斯拉夫、使克罗地亚分立的计划。政府中的大塞尔维亚分子——

茨維特科維奇、欽札尔—馬尔科維奇等——公开表示对希特勒德國的好感，想依靠它保存自己的位置。斯洛文尼亞的部長們則希望梵蒂岡會在反人民的斗争中助他們一臂之力。在馬其頓，有分立主义的恐怖組織——內馬其頓革命組織（BMPO）在秘密行动，它利用居民普遍的不滿情緒加緊進行馬其頓分立活动。在法西斯威脅的面前，統治集团中沒有任何人認真地考慮过國防問題。唯有南斯拉夫共產党引導人民注意來自法西斯鄰人的威脅。当时，軍隊不是在愛國者手中。大多數的將軍們都准备叛变投敌。他們甚至沒有及早准备好动员計劃。“第五縱隊”甚至在总參謀部里積極地活動着。德國“旅行者”在南斯拉夫境內自由地游逛，他們胸前挂着照像机，背上背着行囊，里面經常放着詳細的南斯拉夫平面圖和地圖。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宣傳，通过所謂的“旅行局”毫無阻擋地散播着。

鉄托在南斯拉夫共產党第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上評論統治者的政策時說：“資本家集团为了維持自己的階級利益，是不考慮民族利益的，它是反民族主义的。只要它一旦相信侵略者將保护它的資本主义利益，它就会出賣自己國家的獨立……南斯拉夫的資本家集团走的也是这条路。”（“共產党人”，第一年，1946年10月，第1期）

事件的發展完全証實了這些話，而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南斯拉夫共產党号召民族力量动员起來保衛國家。共產党是國際主义的熱烈的捍衛者，同时，它也表現了最崇高的民族意識。共產党利用地下坑道將反法西斯戰士送往西班牙去參加反法西斯斗争。它在貝爾格萊德組織了几營青年志願兵，准备出發前去保衛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共產党在当

时的南斯拉夫軍隊中展开了地下工作，以便有可能在必要时影响它。南共出版了许多秘密报纸，并通过这些报纸进行反对准备中的出卖国家民族勾当的政治斗争。南共组织了許多反法西斯和反統治制度的大游行。共產黨員是工人罢工和反对投降分子的抗議集会的組織者。这样一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青年，妇女，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南斯拉夫公民的反政府情緒被大大地鼓動起來了。在这种政治積極性的条件下，強大的全民的反法西斯陣綫形成了，它包括了工会組織、青年組織、合作社組織，妇女組織，体育协会和資產階級政党中一些活动家团体。

正当南斯拉夫共產党日益廣泛地展开反法西斯活动，國內全民的反法西斯陣綫日益增强的时候，統治者却日益叛國投敌。1941年3月25日在維也納，茨維特科維奇—馬奇克政府在准許德國軍隊進入南斯拉夫的三强公約上簽了字。

政府簽訂的这个公約在國內掀起了風暴。在城市和鄉村，特別是在工人階級人数較多的地方，人民在共產党的領導下走上街头：

“寧可作战，不要条約！”

“寧死不做奴隸！”

“拥护与俄國联盟！”

“打倒簽訂三國公約的賣國賊！”——在整个南斯拉夫，从千万人的口里喊出了这些响亮的口号。

共產黨員散發傳單，揭露簽訂三國公約的政府的賣國行为。憤怒的浪潮在3月27日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天，宣布未成年的卡拉吉奥尔基耶維奇·彼得二世即位，西莫維奇將軍組成政府后，一群空軍軍官曾發生嘩变。在这之前，人民已推翻了茨維特科維奇—馬奇克政府。

这一天，共產黨員們領導了义憤填膺的游行者。警察和憲兵都不敢在街頭露面。士兵也和人民一道游行示威反对賣國行为。人民的战斗情緒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的确，当时人民还没有充分准备好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同时也沒有時間去組織國防。但是，他們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意志——独立；这一切加速了希特勒对南斯拉夫的進攻。

南斯拉夫的四月灾难

3月27日的事件是南斯拉夫反对軸心國家的公开斗争的开始。人民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坚决性，十分明显。統治集团在这种坚决性面前被迫后退了。西莫維奇所領導的變遷，實質上是他們企圖应付新的形勢，在軸心國、英法勢力和人民的不滿之間三面夾攻中斡旋，求得立足之地。結果西莫維奇政府被迫与苏联簽訂了友好条約(1941年4月5日夜間)。人民群众对这样的条約总是寄托很大希望的。但是，已經太迟了。3月27日这一天是人民群众对統治集团的政策發生强烈影响的直接开始。

3月27日事件在希特勒大本营里引起了很大的不安。在这以前，南斯拉夫在希特勒德國的侵略計劃中根本不占什么重要位置，因为意大利和德國認為，南斯拉夫已經处在他們的手掌中了。希特勒和他的同謀者断定，南斯拉夫不会是他们占領整个欧洲的嚴重障碍。还在1940年12月28日，希特勒大本营就制定了一个秘密計劃，預定在1941年春季以前占領巴尔干半島，以便在1941年5月15日或至迟不超过6月的第一周以前，重新配置和集中軍隊，進攻苏联。計劃中还規定，通过外交手段將南斯拉夫置于軸心國監督之下。

可是，南斯拉夫却是“不听话”和“执拗”的，它妨碍了“巴巴罗薩計劃”的实现。这迫使希特勒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軍事行动。他不希望在未來前綫的后方有一塊沒有保証

的障地。德國和意大利的參謀總部匆忙地制訂了進攻計劃（“25號戰役”），並修訂了進攻希臘的計劃（“馬立特計劃”）。

4月6日，56個師團（由奧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拼湊起來的希特勒的軍隊、匈牙利霍爾蒂軍隊和墨索里尼的第二軍、第九軍和黨兵部隊）接到了命令：從四面八方不宣而戰地進攻南斯拉夫。敵人的軍隊從南斯拉夫的整個國境（與希臘接壤的除外）向南斯拉夫進攻，4月6日拂曉，德國炸彈引起了貝爾格萊德滿城大火。

被圍的南斯拉夫和希特勒在六個星期以後用以進攻蘇聯的三分之一的兵力作戰，無法堅持下去了。大塞爾維亞資產階級統治的命定的後果這時表現出來了。南斯拉夫的軍隊武裝得很差，而國防也沒作十分必要的準備，煽動民族糾紛，迫害進步的民主人士，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對“第五縱隊”的縱容——所有這一切使得南斯拉夫很快地被打敗了。

在沒有設防的貝爾格萊德，4月6日好幾萬男女老幼被炸彈炸死了。人們匆匆忙忙地去尋找自己的部隊，可是沒有人編組他們：步兵被派到炮兵部隊，炮兵去當騎兵，而騎兵則去當空軍……。站在最重要崗位上的將軍們和軍官們，拒絕接受有義務服兵役的人，由於參謀部里的普遍怠工，從倉庫里拿出來分發的彈藥常常是不能用的。少數愛國軍官想組織抵抗，以胸膛迎擋坦克，但是這並沒有多大作用。

薩格勒布的一些烏斯塔希^①法西斯集團，在克羅地亞馬奇克農民黨的協助下，宣布克羅地亞脫離南斯拉夫。武裝精良的德國、意大利和匈牙利軍隊，沿着各主要交通綫迅速地

^① 克羅地亞的恐怖組織。德占領期間充當法西斯警察。——譯者

冲進内部各省，俘虜了成千成万的南斯拉夫士兵和軍官。雖然他們也遇到了个別的抵抗，但都迅速地被优越的技術裝備鎮壓下去了。

部長們和皇族逃往門的內哥羅的群山去了。他們隨身運走了國民銀行庫存的黃金，打算乘飛機飛到英法勢力下的國家里去。不論是部長、將軍或國王，這時都沒有想到自己的人民。他們只是竭力保住自己的腦袋，運走黃金，為的是維持自己的家庭和自己將來的地位。他們甚至沒有想到組織對侵入南斯拉夫的法西斯侵略者的抵抗。

在敵人的軍隊从四面八方進犯我國的日子里，在令民的悲慘、毀滅和混亂的日子里，唯有南斯拉夫共產黨忠于人民，并为組織國防尽可能地做了一切。共產黨員們本着愛國的責任和黨員的義務，參加了部隊，要求軍官們組織抵抗，并展開反對賣國賊的鬥爭。他們以自己的模范行動振作起軍隊的戰鬥精神。當時，設在薩格勒布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几乎不停地舉行會議。它与薩格勒布軍區指揮官舉行的关于組織抵抗的談判沒有獲得結果，因为奧爾洛維奇上校（後來流亡國外時升為將軍）拒絕發放武器同敵人鬥爭。

4月15日，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薩格勒布散發了“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書”，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南斯拉夫各族同胞們！為自己的獨立而戰鬥和犧牲吧！你們知道，這個鬥爭一定會取得勝利，儘管目前在這個鬥爭中較強大的敵人會戰勝你們。不要氣餒，更緊密地團結自己的隊伍，仰起頭來迎接一切最沉重的打擊。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員們和整個工人階級站在反對侵略者的鬥爭者隊伍的最前列，堅持到最后勝利……在南斯拉夫各民族真正獨立的基礎上，將建立起自由的兄弟般的友誼”。

但是，單只是共產黨員們的努力是不夠的。他們無法阻止南斯拉夫王國的軍事失敗。政府和國王本人已逃到國外。

4月18日，即改軍開始進犯南斯拉夫后十二天，旧南斯拉夫軍隊的有組織的軍事抵抗停止了。這一天，揚科維奇將軍和欽札爾—馬爾科維奇在薩拉熱窩和德國軍官簽訂了南斯拉夫軍隊的投降書。南斯拉夫被占領了。它的領土被德國、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法西斯占領者瓜分了。在克羅地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斯列馬建立了傀儡國家和法西斯巴維里奇的傀儡政府。

“25號戰役”妨礙了希特勒大本營在以前規定的期限內着手實現“巴巴羅薩計劃”，即進攻蘇聯。這個進攻不是像計劃規定的那樣在5月15日開始，而是在六個星期以後，即6月22日開始的。

由於南斯拉夫的抵抗，拖延了對蘇聯的進攻，這一點有着深遠的後果。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不屈不撓的態度，迫使希特勒幾乎也是在一百二十九年前拿破崙遠征俄羅斯的那一天開始進攻蘇聯的；希特勒軍隊到達莫斯科城下的時間也比原計劃遲了六個星期。

南斯拉夫武裝起义的准备

南斯拉夫王國1941年4月的軍事失敗和投降并不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失敗和投降。这是当权的大塞爾維亞資產階級和一切与它有关的集团的失敗。在南斯拉夫國家存在的二十三年(1918—1941)中，前后約有四十个各色各样的政党在南斯拉夫進行过活动。但是，他們之中沒有一个能够組織和引導廣大的人民群眾。它們之中沒有一个是人民的党，沒有一个是真正地保护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的，沒有一个实际上是南斯拉夫全國性的党（不論是从黨員的成分，或是从它活动的地区範圍來看）。旧南斯拉夫的軍事失敗同时也是这些政党的政治失敗。在戰爭期間，它們已不复为政党了。

只有南斯拉夫共產党不是这样的。20年來它受着迫害，为此不得不在最艰难的地下進行活动，坚持斗争。共產党是一个南斯拉夫全國性的党，它在南斯拉夫全境內都有自己的組織。

國家的被占領並沒有消滅南斯拉夫共產党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的組織。当时，南共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它是由受过地下斗争和工作鍛煉的人們、由經常被警察鞭笞的久經考驗的革命者、由坐过監獄的人們組成的。他們在党内丰富了自己的共產主義教育。占領并不能摧毁党的地下机构；党的印刷所仍然隱藏在安全可靠的地方。

南斯拉夫共產党和人民一起面对面的与占領者斗争。占領者的刺刀給南斯拉夫人民帶來了流血与死亡、國家独立的

喪失和最嚴重的剝削、宗教迫害和民族迫害、民族沙文主義和兄弟自相殘殺、奴役的勞動、集中營、逞凶霸道和各種暴行。南斯拉夫人民還在被占領的初期就認清了這些。有着幾百年反對各種侵略者經驗的南斯拉夫人民，開始準備保衛自己的生存。許多地方的農民開始收集潰軍所拋棄的武器，並把它藏匿起來。南共也組織了收集武器的工作。高山和森林，特別是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里卡的森林和高山，成了逃避安特·巴維里奇的烏斯塔希匪幫蹂躪的人們的隱身處、共產黨員們和這些逃亡者一同進到森林。由於武器不夠，他們就用叉子、斧頭、木棒、棍子，總之用一切可以防衛暴徒的東西武裝起來。

南斯拉夫共產黨正確地估計了人民的戰鬥情緒，加速進行反抗法西斯占領者的武裝起義的必要準備工作。在三個月中（1941年4月、5月、6月）就約有四千人加入了共產黨組織。共產黨員召引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在反侵略鬥爭中團結合作。

4月27日，即舊南斯拉夫軍隊投降後九天，根據斯洛文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倡議，在盧布尔雅那召開了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除共產黨人外，還有一些過去的資產階級政治派別的代表（進步的“天鵬”社、基督教社會黨人等）。在這個會議上成立了斯洛文尼亞解放陣綫，它的任務是組織和領導斯洛文尼亞人民的解放鬥爭。關於建立地下戰鬥隊的決議不久就開始實行了。

1941年五一節，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和往年一樣，發出了“五一”傳單，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工人們！農民們！公民們！一切愛國的人們！

團結起來！在這緊要關頭，必須將你們的力量在爭取自